

社運在網際網路上的展現： 台灣社會運動網站的聯網分析

鄭陸霖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林鶴玲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本文研究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互連關係的展現，我們就八個社運類型蒐集了相關的網站，根據網站之間超連結的資料，分析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的關連及差異。透過訪談資料，作者發現網際網路匿名、去中心與快速複製傳遞的多重特性，一旦與社會運動勾連，可以展現作為資源動員（募款、徵集義工等）的工具、凝聚社群認同的空間、以及自主控制的另類傳媒的多元潛能。

然而，不同社運間社會屬性的差異與網際網路技術特性交互作用之下，隨之呈現不同風貌。我們推論社會運動運用網際網路技術的程度與方向，主要受到三個因素影響：社運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的程度、運動動員的現實集體空間性、與運動訴求對象的社經地位。此外，我們對於跨越社運的研究課題：諸如跨社運網的結盟形式、社運網間的親近性、以及社運網集中度對溝通效率的影響，也進行了一些初步的考察。本文以網站間的超連結為資料，透過結合質性與量化的研究技術，並發展出分析網際網路的新概念與新測量方式，對這些假設進行經驗檢證，基本上證實了我們的理論推測。

關鍵詞：社會運動、資訊社會、網際網路、網絡分析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been variously described as anonymous, de-centered, and placeless-terms that imply unprecedented potential for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owever, this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is influenced by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in which social movements are embedd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as they are promoted and connected via hyperlinks among Internet websites. It is assumed that social movement homepages represent purposeful extensions of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that the hyperlinks provided on these pages represent strategic attempts to disseminate ideas and to accumulate resourc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hree factors most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hyperlinks in social movement webs (SMW) are a) the legitimacy of individual social movements; b)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as measured by Internet access; and c) the effect of local-spatial agglomeration on movement mobilization. Finally, affiliation patterns and alliance structures among multiple SMWs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within the decentralized framework of the Internet.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rnet, network analysis

一、前言

網路傳播據稱具有支援多元民主的潛能，這樣的許諾是否具有客觀的基礎？網際網路是否足以幫助社會運動擺脫實體社會結構的羈絆？還是在技術解放的迷思下複製了社會運動所始終面對的不完美現實？面對合法性與邊緣認同的抗爭，網際網路的匿名性是異端的保護還是圍城？面對資源動員的現實障礙，網際網路的脫空間是社運的出路還是歧途？而網下社會的高低層級是否築高了網路資源動員的門檻？社運在網路世界中的相互結盟提攜又是否具有異於實體世界的新意義？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大膽地提出假設，並根據經驗資料進行初步檢驗。

世紀轉換的台灣，面對更為錯綜複雜的挑戰：政治上政黨輪替觸動了廣泛的體制矛盾；經濟全球化則嚴厲地拍擊台灣經濟版圖的海岸；在俗民生活世界裡，本土與社區的紮根意識正與後現代斷裂游離的符碼展開拉鋸。就在此時，國家資訊基礎建設也宣示了台灣向「資訊社會」轉型的目標，在前述鉅變的技術底層啟動了影響深遠的變遷。過去幾年，經由政策與市場的推促，教育、娛樂、商業、傳播等等社會活動以驚人的速度逐一「上網」，在網路空間(cyberspace)上再現對應於網外現實的新社會形式。資訊科技挾其沛然的社會效應已經成為瞭解台灣當前社會變遷不可忽視的參照點。

相較於資訊技術的衝擊，社會運動這個傳統上被認定為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在台灣卻呈現由解嚴前後的高峰趨向沈寂的跡象。在這波資訊社會熱潮中，相對於諸如教育、商業、傳播等人們廣泛探討網際網路技術所產生社會影響的領域，社會運動也明顯地被忽略。然而，社會運動一方面受到社會變遷的種種後果所促動，另一方面又是控制社會變遷走向的集體力量，是任何社會變遷的核心而絕非附帶的邊緣現象。如果「資訊社會」是一個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等概念量齊觀的新社會典範，則理當醞釀出相應的社會運動經驗與形

式，否則「資訊社會」作為社會轉型的核心概念其實是可疑的。

就技術特性來看，網際網路具有去中心與互動性（民主、草根與多元）、匿名（邊緣與多重認同）、與快速複製傳遞（虛擬與脫空間）的特性；對於社會運動而言，這意味著多元的可能：它可以是資源動員的工具，凝聚社群認同的空間，甚至可以是大眾媒體之外多元民主的另類媒體。因此，這種網際網路提供社會運動嶄新機會的樂觀看法絕非毫無客觀根據。本文試圖以運動網站間的超連結作為基本分析資料，來檢證網際網路技術帶給社會運動的可能與限制，並解析不同運動在網際網路上展現的樣態，彼此的關連，以及造成其間差異的可能原因。

本文共分為六節。在第二節中，我們首先指出，對比於其他領域汗牛充棟的討論，社會運動與資訊社會的文獻間存在著「雙向忽略」(mutual ignorance)的現象。我們藉討論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基本任務間結合的潛能，凸顯修補文獻「雙向忽略」的必要性，同時也標示本文研究的基調：檢視多樣的運動性質與多元的網路特性間的互動效果。接著我們區辨網際網路作為社會運動「脈絡」與「工具」，這兩個廣義與狹義的切入點，一方面指出本文比較保守地由後者出發，來進行假設推演與經驗檢證的研究設計定位；另一方面同時也提醒，儘管如此，前者脈絡變化對諸如「運動組織」、「新/舊社會運動」等概念的既有理解所產生的挑戰，仍可能對本文研究造成的限制。

第三節針對本文的研究設計中資料蒐集對象的決定、資料蒐集單位與分析層次的選擇，以及我們對於「網頁」與「超連結」的理論先設加以說明。藉此，理論層次的假設推演與經驗層次的資料蒐集工作得以有系統地銜接。

第四節說明我們由個案的深度訪談中分析性地歸納(analytically inducted)出來的理論假設，以及這些假設與既有理論取向間演繹性的關連(deductive relation)。概念的具體化其實正是理論與資料的會合處，我們因此接著說明本研究採用或創造的一些分析概念，諸如「規模」、「分化」、「核心」、「外圍」等變數的定義與測量方式，以

及我們在實際操作假設檢證時採取的分析策略。

第五節介紹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所設計的網頁資料蒐集方法與步驟。我們以網站(website)作為資料蒐集對象與基本分析單位，蒐集八個不同類型社會運動的相關網站，接著蒐集、登錄，並分析這些網站間相互奧援推薦的超連結(hyperlinks)，以呈顯這些社會運動於網際網路上聯繫與區隔的結構樣態。

最後第六節則說明資料分析結果，並綜合檢討本研究發現的現實意涵以及囿於資料等因素所造成的研究限制。

二、文獻檢討：克服「雙向忽略」的分析策略

近年來隨著個人電腦的低價化、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政府資訊基礎建設的推動，以及坊間相關書籍雜誌的快速累積，「資訊社會」開始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變遷趨勢。國外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的大量出現是過去十年的事，以中研院有關資訊社會的英文藏書為例，文獻也大多集中在 1985 年以後（見表一）。

表一 「資訊社會」相關英文專書數量逐年變化

年份	相關書籍冊數
1970-1974	6
1975-1979	5
1980-1984	11
1985-1989	32
1990-1994	33
1995-1999	33
總計	120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研究院圖書資料庫關鍵字搜尋統計而得。

就內容而言，「資訊社會」這個概念所指涉的現象大略集中在以下四個領域(Webster 1995)：

資訊科技普及：資訊社會的技術核心是媒體數位化合流以及對這些數位化資訊快速計算、大量且彈性儲藏、迅速傳送交換的科技能力。重點不在於資訊的量與質的變化，而在於創造知識本身的資訊處理能力(Castells 1996)。更精確的說，資訊社會是以這種科技能力的快速商品化與運用普及化為基礎的。

經濟重組：以數位化為基礎的所謂通信、電子消費、電腦產業合流根本地改變了產業利基(niche)的界線，引發全新的合作競爭態勢，扁平式與網路式的企業組織型態因應資訊科技而生，同時也改變了勞動控制的形式。電子網路的普及打破了市場供銷的傳統後勤配給模式，協調與反應的時間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心。

資訊社會空間：由眾多個人電腦、伺服器所連結而成的網際網路對我們傳統物理的社會空間概念形成挑戰，溝通雙方的物理距離不僅不構成障礙，甚至往往逆轉了這種關係(Dyrkton 1996)，這些經驗都指向了「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取代「地點空間」(space of places)的現實。在此虛擬空間內「公私交疊」的結構特性使得舊有涇渭分明的概念架構受到嚴峻的挑戰（黃厚銘 2000）。

資訊社會文化：資訊科技的影響最容易從生活方式的轉變觀察到，資訊社會提供人們更多的接近資訊的管道與選擇權，改變了民衆的消費習慣，也激起了遠距、多媒體、個性化、多元化的教育改革契機。網路互動的「虛擬性」顯示出顛覆傳統人際溝通的潛力，甚至塑造出特定的人格特質。然而現實生活中的誹謗、侵入、竊盜、破壞等也一一在網路上「再現」，使得網路犯罪成為人們對資訊社會來臨忐忑不安的經驗來源。

教育、娛樂、商業等各種領域的社會活動正以驚人的速度上網，在網際網路上逐一再現。「資訊社會」一詞不僅具有社會大眾認知的「合法性」，也已經取得日常生活中的「可親性」。台灣向廣泛定義下的「資訊社會」發展的趨勢應該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隨著頻寬、通信、無線、與虛擬技術的突破與匯流，我們可以預見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即將來臨。真正關鍵的問題是：究竟資訊社會在台灣將如何具

體展現，網際網路將對社會產生什麼深遠的影響，我們該如何避免負面的社會衝擊，又應該如何因勢利導發揮它所應許的願景。

儘管有關「資訊社會」的研究已經針對各種社會領域累積相當多的論述，細察這個日益蓬勃的研究領域，論者多由教育、生產、消費、傳播、法律等層面切入來研究資訊科技的社會影響。卻僅有極少數的論述由社會運動的經驗入手。社會運動仍舊是「資訊社會熱」當中一個相對邊緣的主題，僅有少數零星的文獻直接以資訊社會中的社會運動經驗為對象。我們以八本有關資訊社會的總論性英文書籍為樣本，藉由關鍵詞彙為索引計算不同主題的討論頁數，整理如表二，「媒體」與「生產」兩個項目，如預期地佔去絕大多數的討論空間，而「社會運動」僅佔總相關頁數的百分之一。¹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社會運動文獻處理資訊科技所帶來影響的比重，由社會運動的文獻當中，我們很難像在其他領域般感覺到資訊社會沛然來臨的跡象。

表二 不同主題在資訊社會相關總論書籍出現頁數之比較

作者	Social Movement	Education	Family	Production	Media	書名
Masuda, 1980	0	6	0	0	7	<i>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s Post-Industrial Society</i>
Lyon, 1988	0	3	0	0	1	<i>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i>
Salvaggio, 1989 (ed.)	0	0	1	0	38	<i>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conomic, Social, & Structural Issues</i>
Gonzales-Manet, 1992	0	27	0	3	1	<i>Informatics and Society: The New Challenges</i>
Dordick & Wang, 1993	0	5	0	2	13	<i>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trospective View</i>
Webster, 1995	0	5	2	11	1	<i>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i>
Castells, 1996	2	5	10	65	35	<i>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i>
Couch, 1996	0	0	0	3	12	<i>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Orders</i>
總計	2	51	13	84	107	257
比重 (%)	1	20	5	33	41	100

附註：上表的數據乃根據書後索引的關鍵字而來，其中 Social Movement 包括 Collective Behavior，Production 包括 Manufacture，Media 包括 Communication 的概念。

1 Castells 的 *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是個例外，其中討論社會運動的篇幅佔了 36 頁，

台灣解嚴前自發性的社會運動極少，所謂的「社會運動」大半以社會整合為宗旨，且背後多由執政黨推動或獲得當局首肯，人民團體數目雖逐年成長，但多受政府嚴密介入管制，當時的台灣僅靠政治反對運動支撐民間社會自主性的生機。解嚴之後，各種社會運動蜂擁而起，一項 1989 年的調查便記錄了包括消費者、勞工、婦女、原住民、反污染運動等共十四種之多，民怨的總爆發反映出長久威權統治下台灣社會盤根錯節的種種系統性問題（蕭新煌 1989）。十年後，部份的運動隨著目標的達成而沈寂（例如：老兵返鄉運動），部份受到新的政經形勢衝擊而遭逢頓挫（例如：勞工運動），而新的社會運動也逐一浮現（例如：同志運動）。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脫離了戒嚴高壓的潛伏期，成為後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形構不可或缺的要件。以社會運動一方面直接受到社會變遷後果所促動，另一方面又意圖以集體動員控制社會走向的特質，是社會變遷的核心而絕非附屬的邊緣現象，自不該被意圖掌握資訊社會脈動的研究所遺漏。這種文獻上「雙向忽略」的現象，同時具有現實與理論的理由，在進入正文前，底下先簡略討論此後設的文獻脈絡，一方面說明本文研究設計的方向，另一方面對本研究的前提範圍做些釐清。

首先，我們有必要區別社會運動與資訊社會產生關係的兩種基本形式：資訊科技透過改變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而對身處其中的社會運動產生影響，以及資訊科技做為一種全新的社會手段(social means)對社會運動產生的影響。

以「資訊社會作為社會運動所處脈絡」的影響而言，例如以「性」為主題的網站在歐美地區非常普遍，對最先使用 Usenet 與 Internet 的大學教育機關產生衝擊，很快引起資訊流通的責任豁免爭議，也開拓了言論自由運動的全新抗爭脈絡(Shade 1996)。除此之外，

而 1998 年的 *End of Millennium* 也有 10 頁的篇幅。如果把這兩本書算入，則社會運動所佔的篇幅提高到 9%，仍舊是所有主題中最少的一個，而次高的教育佔 15%。

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透過電子網路進行，也勢必刺激消費者運動的全新調整。甚至，網路傳播內部潛在具有的平民與民主性格，與網路資源外部分配的不平等產生緊張，也將構成民主運動的新課題。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揣測，正如資本主義工業化孕育了以私性質的生產工具分配為主軸勞工運動，在資訊社會化的洪流中具有公性質的網際網路溝通工具分配又可能引起什麼形式的集體抗爭？這些影響廣泛的嚴肅課題都不是「網際網路作為社運工具」所能簡單涵蓋。從「脈絡」切入，關鍵的問題之一將是：被我們稱之為「資訊社會」的客觀趨勢究竟其經驗廣度與深度如何？如果它終究只是侷限於特定溝通領域與技術革新的社會現象，則文獻上的雙向忽略不難理解。或者，眼前更棘手的問題是：既有的概念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準確地掌握這些變遷的廣度與深度？

網際網路如何藉著重塑社會脈絡而對社會運動產生影響，毫無疑問是個重要的課題，也必然將隨著資訊社會化的加深而越形迫切(Melucci 1996)。然而，台灣當前畢竟仍處於資訊社會化的初期，網際網路做為社會運動工具所產生的影響效果較為短期且直接可見。在考量現實發展、既有理論與資料特性的限制下，本文將從較狹義的角度出發，分析網際網路做為一種技術工具對社會運動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理論假設的演繹與檢證。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脈絡」與「手段」相互影響，不可能做涇渭分明的切割，而前述的概念化陷阱也需小心處理。本文在結論處，也將基於經驗研究的發現，對於網際網路作為社會脈絡對社會運動的可能意義作一些更為廣義的反省。

接著我們轉到社會運動的領域，由「網路科技作為社運工具」的角度來探究造成「雙向忽略」的原因及其內涵，並進而檢討社會運動不同理論立場所可能強調的運動過程與其相對應的網際網路特性，以便為下兩節在更具體的層次上推演假設預作準備。

早期社運研究以集體行動為對象，分析人群對社會結構的不滿如何在集體互動的情緒激盪下引發集體行動的過程。之後，以美國為重心的資源動員理論則致力於反駁社會運動的非理性，強調基於個體理

性的前提下運動如何克服「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因此諸如運動群體內資訊交流與監視性機制的存在，以及運動環境中政治機會的契機便成為研究的重點，這樣的研究強調運動策略動員與一般政治組織的相似性，反對將運動看作情緒性的、非理智的集體行動(Tilly 1978; Piven and Cloward 1979; Klandermans 1991)。同時間在歐陸學界擅場的新社會運動理論則比較關注於社會結構的歷史性斷裂，強調新社會運動不同於傳統工、農運動的特性，諸如：認同而非資源分配的政治、民間文化的自我改造、生活世界的反系統殖民、疏離或抗拒被吸納到傳統代議政治(Touraine 1988; Cohen 1985)。相關的理論往往以馬克斯主義為反省對象，強調網絡結盟更甚於組織動員、強調意義建構更甚於功能協調，強調認同建構與民主深化更甚於權利保障與代議民主的批判，也因此新社會運動理論家對於網際網路穿透資訊權力控制的抗爭潛能與作為自由越界的抗爭場域較為敏感，甚至開啓了超越新/舊社會運動框架的理論出口(Melucci 1996)。

從「網路科技作為社會運動工具」出發，我們歸納這些不同取向的理論文獻，大抵上社會運動團體要成功有效地發展運動，需要著力於三個主要的任務。首先，運動團體必須要能夠動員到足夠的支持（人、物、金錢、聲望等等）才能夠持續擴大運動規模、拉長戰線、擴展結盟。其次，社會運動也是個潛在具有共同利益的社會行動者，經由對內對外的溝通，建立集體認同與營造行動綱領。最後，社會運動必須要能夠對權威中心（例如：資本與政府）放送足夠的壓力，以逼使體制轉變，在被大眾傳媒層層編織起來的現代社會中，這意味著「現場」雙重意義的轉換：資源動員以創造凸顯利益或價值衝突的「現場」（靜坐、示威、抗議、陳情），並進而倚賴媒體轉化成更廣泛大眾所感受得到的「現場」以放送壓力並吸納更多的資源。

有趣的是，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工具」，不管就資源動員、社群團結、或放送壓力都具正面的潛在功能，這也顯示出網際網路確實具有非常多元的應用可能，與顛覆社會運作的潛力。電子郵件可以迅速有效地傳送大量複製的訊息到衆多人手中，有助於遠距傳遞訊息文

件，協調合作快速動員。BBS 提供一種社群的虛擬空間，有助於集體自我管理與自主規範的形成，進而得以促成網下難以達到的社區意識與集體認同。最後，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上網，網際網路本身就構成了一個交織傳播、商業、教育等面向的複雜社會空間，陳情、抗議等集體行動都可以以另一種形式，甚至更直接地重現在這個空間當中。

然而，社會運動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在兩個意義的「現場」間的轉換，也使社會運動越來越倚賴大眾媒體，甚而反主為客地受制於大眾媒體的保守詮釋與刪節扭曲。由這點來看，網際網路意味著社會運動掌握更多自主詮釋權的機會。在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都一一上網後，網路媒體的世界本身也就構成了「現場」（而非網下現實的媒體「再現」）。Plant(1996)便依循這樣的邏輯推論，聲稱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正給予女性主義運動一個千載難逢的抗爭武器，因為網際溝通鬆動了性別認同的僵固，甚至成為沒有真確物質指涉的流動建構(fluidity of identity)，因此直接挑戰到父權控制的物質主義（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網際網路作為社運「工具」與「脈絡」的曖昧性）。總之，樂觀論者由網際網路的技術運用看到了它可能帶給社會運動嶄新機會的潛能。

然而，社會運動理論家與實務者往往對網際網路抱持冷淡、甚至警拒的態度，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首先，針對資源動員，社會運動畢竟是社會人群的組織化過程，其中面對面接觸的互動、溝通、折衝與說服乃是不可或缺的關鍵過程，這些是不可能為遠距離的單純符碼閱讀所取代的。這對於傳統強調現實空間聚集的社會經驗對喚醒群眾具關鍵重要性的勞工運動或社區運動者尤其真確不移。再者，社會運動乃是對於不合理體制的集體抵抗與反制，它的核心過程因此必然是在凸顯價值與利益的衝突，並展現群眾反抗體制的集體意志，而這都有賴於運動現場的創造。網際網路的匿名性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往往擴大了「搭便車」的動員陷阱而有癱瘓集體行動的可能。所謂擺脫禁忌後的眾聲喧嘩，反而容易掩飾了表象下實際上運動的停滯不前與自我

麻痺。

其次，針對社群團結，網際網路多元侷限於次文化的角落，難敵大眾傳媒塑造社會廣泛主流共識的普及與滲透力。雖然仍然有待確切的經驗檢定，但是運動團體確實感覺到網上支持者往往也是「上網容易下網難」的一族，較少現身街頭。所謂多重ID、匿名又慣於虛擬的「網民」(netizen)究竟是一種全新的公民觀念？或是一種消費主義下的政治煙霧彈？仍有待經驗資料的檢證。

最後，針對放送壓力，網際網路上進行的陳情、抗議因為可以大量複製、而且隱匿於大眾視聽之外，對於權威中心（例如政府、政黨、與資方）往往難以產生壓力。網路社運行動既不如「體制外」的抗議示威、靜坐遊行，也不如「體制內」的選區選民壓力、立法機構遊說，反而，針對電腦公司或網路商務公司的電子郵件抗議還比較容易奏效。冷漠的動員、虛擬的團結、侷限的壓力，終究都不能取代親身接觸說服、街頭聚集示威、大眾傳媒施壓、與政治遊說結盟。

我們比較兩種立場，前者樂觀地強調網路溝通內在運作邏輯所蘊含的潛能，以及它一旦普及成為社會結構主軸後，對於既有社會生活的嶄新衝擊；後者較悲觀地重申社會基本運作邏輯的恆常性，以及它對網際網路應用與發展的必然牽制。例如：現實時空阻隔的限制、親身接觸的必要性、社會階層的隔閡、和權力原則的僵固。

持平而論，除非我們採取非此即彼（通常是錯誤）的兩極論點，否則這兩種觀點不僅並不衝突，反而應該有互補的作用。要對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的連結關係進行完整周延的經驗考察，勢必要兼顧兩者所強調的分析重點。首先，前者的研究企畫如果要能踏實執行，除了要能發揮「資訊社會」的未來想像外，更要能夠貼近在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中，來考察技術潛能如何克服了社會結構的限制。後者的研究發現如果要能夠結實有效，也必須以精確掌握網際網路的技術特性（作為嚴謹建構的否證對象）為前提。

其次，現實的社會條件未必一定是技術發展的負面阻力，也存在著誘使社運從事網際網路技術實驗的正面推力，因此研究不同的社會

條件如何發揮差異的影響作用，對強調技術潛能的樂觀論者來說，也是同等重要。技術潛能論者如何務實地考量「網外」社會條件的制約，正和社會制約論者如何延伸其分析到網際網路的內在運轉，處理社會條件對「網內」資訊流通的限制，同等重要。

突破雙向忽略的研究設計應該能兼顧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都具有多元變異的面貌，兼顧新/舊社會運動理論所側重的運動面向，兼顧紮根(grounded)理論的推演與量化資料的檢證，兼顧網際網路的內在潛能與社會條件的外在制約。本文研究架構的設計希望能依循這些研究方向，整合前述這些不同層次的分析取向，做出具體的研究嘗試與貢獻。

三、網站連結的網絡分析：理論先設、資料蒐集對象與單位

本文的研究設計以社會運動的「網站首頁」為經驗研究的對象，蒐集社會運動網站與網站之間的超連結來進行「社運網」(social movement webs)的比較研究。不同於一般量化或質性訪談的主觀資料，本研究乃是建立在網站架設與網頁設計的客觀行為資料；不同於大多數經驗研究所賴的特質性(attribute)資料，本研究乃是建立在「關係性」(relational)資料。藉助網絡分析技術對這些超連結資料進行分析，我們得以客觀地檢視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呈現的狀態，並對我們所提出關於資訊社會下社會運動動態的假設進行檢證。

當然，所謂的「網際網路」並非只是單一型態的溝通媒介。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新月異，至今已經出現了包括電子佈告欄、電子郵件、電子報、網頁、推播、即時傳呼等等各種網路媒介的不同形式。在這當中我們選擇了網頁(homepage)作為研究對象，以網站間的超連結作為資料蒐集的單位，乃是基於我們對網頁的經驗認知與理論定位。

首先，網頁具有超文本(hypertext)的特性，使它綜合了其他網路媒介的個別特性（例如：網頁形式的網路社群、網頁形式的電子信箱等

等)。換言之，它的技術應用面較廣，具有多元平台(multiple platform)的特性。

其次，就實際運用而言，網頁乃是目前發展最為普及的網際網路媒介。網路瀏覽器幾乎隨機附贈，是一般大眾不分年齡層普遍較容易上手的媒介，並且也是最能夠立即感受到網際網路效用的工具。另外，公司行號、政府機關的網址處處可見，散置於網路下的報紙雜誌、公共場所、名片海報等等，也是一般民衆對於「資訊社會來臨」能見度最高的體驗。

最後，首頁本身代表著現實社會中某一組織或個人行動者在網路空間中的「存在位置」(homepage 一詞本來就有「家的門面」的意義)以及可以被公眾辨識的自我形象。網站的內容不僅使得一個團體或個人的「被接近」、「被觀看」、「被閱覽」、「被聯繫」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特定行動者(例如：個人、企業、政府、運動組織)如何「自我界定」、「自我觀看」的線索。換言之，就後者而言，首頁乃是社會行動者在網際網路上一個刻意經營的「意圖的自我」(intended self)。就前者而言，社運網站的設立乃是一種策略性行動(strategic actions)，其目標在吸引「觀看者」(viewer)的觀注(attention)，使得運動的存在、理念、立場與行動方案能夠獲得理解、支持，並被廣為流傳。

基於前述的理解，本研究將社運網站間的「超連結」視為是對網路世界中進出這些網站的「觀看資源」(viewing resource)的流動方向的控制，也間接意味著網站間親近關係的搭建。觀看次數(或所謂「網頁瀏覽者的眼球運動」)乃是一種網路資源，而匯集越多觀看流量則是任何策略性網站(包括商業網站)的首要目標。就某個目標網站(target website)而言，除了由入口網站的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直接跳入(jump in)，在性質相近的網站間循著超連結遊走，是一個最主要、甚至比搜索引擎更便捷的管道。

一個社運網站提供超連結到另一個社運網站，因此同樣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策略性行動，意味著分享資源的主觀意願，以及觀看流動(vi-

ewing flow)的客觀控制。網站超連結一方面將被指向的網站「嵌進來」(embed in)充實自己網站的內容，²另一方面將流進該網站的觀看「推(薦)出去」(push out)到被指向的網站。

最後，我們需要瞭解到網站之間的超連結是具有方向性的(directional)。舉例而言，A 網站內建一個超連結指向 B 網站，不表示 B 網站也提供超連結到 A 網站。網站間超連結的方向性不只意味著客觀上社運網內部資源流動方向的差異，也意味著主觀上網站自我認知的不同層次。對於 A 網站而言，「B 網站被連結上」是可見的事實，但是對 B 網站而言卻是個「別人知道，自己不知」的隱晦事實。換言之，除了網站主觀建構的「意圖自我」(intended self)，有多少網站超連結到 B 網站，就有多少 B 網站所不自覺的「外延自我」(extended self)存在。

浩瀚無邊的網路世界因此並非如想像般，是一個「全體面對全體」的「拍賣市場」(auction market)，而是由「意圖與外延的自我」所層層相接相疊而成，有疏有密、滿佈 Burt 所謂「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的網絡差序格局(Burt 1992)。本研究正是以社會運動網站間超連結作為資料蒐集的基本單位，來比較由不同類型運動網站所形成的八張「社運網」之內、之間的網路結構。

四、研究假設推演與變數測量

網際網路具有去中心與互動性(民主、草根與多元)、匿名(邊緣與多重認同)、與快速複製傳遞(虛擬與脫空間)的特性。網路技術所帶動社會資訊傳播基礎的改變，究竟對社會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將受益於這些技術潛能？反之，網路技術是否也可能是社會運動的陷阱？網下社會結構的束縛會因為社運上網而

2 從網頁閱讀的流動經驗來看，順著一個相近的主題，由一連串跨越網站間超連結所形成的閱讀其實是自成一個獨立的文本。

減少影響？還是反而增強？在網路上擺脫了這些羈絆對社會運動是一種突破，還是退卻？底下我們提出一些初步的理論推測與假設。

網際網路的匿名性與脫空間性容或還有爭議，但網際網路是一個全新的資訊流通架構這一點，應該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事實。截然不同於大眾傳媒，它提供了一個多元（未經篩選的集體發聲）、分散（非集中分配）、雙向（閱聽者得以自主參與）、直接（非經過記者、編輯台等的層層代理），但是卻仍舊可以跨越遼闊的空間阻隔、快速傳遞大量訊息的傳播管道。這對日益倚賴集中化的大眾傳媒將運動集體抗爭的「現場」到大眾傳媒放送的「現場」，來累積資源、擴散理念、對權力中心形成壓力的現代社會運動而言，毋寧是一個難得的民主契機。因為社會運動倚賴大眾媒體「資訊先集中再分散」的架構，固然強化了運動理念訴求的傳播效率，卻往往也造成了社運發展的異化陷阱，使得運動理念容易被傾向保守的大眾媒體所稀釋、篩選、與扭曲。

正因為如此，隨著網路所涵蓋社會生活的範圍日益擴大，網際網路本身也成為社運的另一個抗爭現場，人們對於網際網路所具有民主潛能的期盼也日益加劇。然而這些網路民主的政治想像所預設的「不集中卻仍能夠保證傳播效率」的假設卻是有待驗證的；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是要檢驗這個網際網路具有某種「反集中的溝通效率」的假設。我們推斷：

處於越分散、越去中心、越不集中的網路結構下的社會運動，資訊溝通並不會因此而降低溝通效率（如果不是更有效率的話）。

在確認網際網路最基本的技術潛能後，接著我們針對 8 個不同類型的 156 個社會運動相關網站，以及搭建起這些網站間關係的 401 條超連結所構成的社會運動場域先作鳥瞰式的分析。我們「同質性聯網」(isomorphic networking)的假設推測，在這個跨社會運動的網路空

間裡：

相同類型社會運動網站之間的內部聯繫（超連結數量）應該會強過不同類型社運網間網站的聯繫（跨社運網的超連結）。

當然，不同社運網的網站之間自然絕不可能毫無聯繫。相反地，正如在網下的現實社會中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在資源動員上相互流通奧援，社會運動間在合法性論述上相互編織連結(Laclau and Mouffe 1985)，並隨著抗爭議題而機動合作本是常態。我們預期相似的結盟過程必然也會在以「連結」(linking)做為核心過程的網際網路(inter-net)世界中出現，反映在跨社運網的超連結上。事實上，網路空間中社運網間的超連結正好使得我們得以「視覺化」(visualize)社運之間合作結盟的親疏遠近。

我們根據運動的特色來推敲：社區運動、環保運動與獨立建國運動這三者，因為共同環繞著「土地認同」，而應該會有較高的親近性。而環繞著搖動僵固的性別認同體制以及揭穿其壓迫性的「性別政治」，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會有較高的親近性。簡言之，「社運主旨親近性」(thematic affinity)的假設預測：

跨越社運網的超連結將會環繞著「土地認同」與「性別政治」而形成兩個主要的網絡叢聚 (clustering)。³

結盟、合作、聯繫是社會運動的重要過程，藉此，不同類型社運的能量可以積累，各種資源可以相互為用，聯合造勢對權力中心施壓

3 社會運動團體間的人際網絡也是決定了網站間連結親近性的可能原因。不過，實體世界中運動團體間人際網絡的資料蒐集相當困難，超過本文研究的負擔。而且運動團體間的人際關係相當程度上應該也會受到運動理念價值親近性的影響。無論如何，筆者仍舊感謝評論者的提醒。

也往往較有效果。那麼我們接著要問：這些在社運網之間扮演合縱串連的超連結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即使是屬於相同的社會運動，社運網站本身仍舊具有相當高度的差異性，因此我們將蒐集到的社運相關網站大略區分為兩類：「核心」(core)與「外圍」(belt)。所謂的「核心」網站是比較具有戰鬥性的(militant)，它不僅只在網頁內容上訴求反體制的運動理念，更直接推動或呼籲群眾採取具體的集體行動。相對而言，所謂「外圍」網站並非第一線的行動角色，僅在網站內容上宣揚反體制的社運理念。「外圍」網站通常是提供運動社群資訊或服務的支援性網站。

我們「社運核心結盟」(core alliance)的假設推測，相較於運動色彩較淡的支援性外圍網站，由於核心網站的社會運動意識較強，聯盟動員意願較高，相互掛戶牽成的動作自然較易出現。換言之，

跨社運網的聯繫應該會以核心網站間的超連結為主；相
反地，外圍與外圍網站間的跨社運網聯繫應該是數量最少的。

質化訪談與經驗觀察告訴我們，不同社會運動其與網際網路結合的程度各有不同。究竟這些不同運動「網路化程度」的高低差異是如何造成的？我們在先前檢討文獻「雙向忽略」的可能原因時，便總結指出我們的推測：社運網路化程度乃是社運的特定社會條件與網路的不同技術特性互動的結果。重點是，要如何精簡地指認出影響這些過程的社運與技術變數，並同時考量其間的互動？我們以為所謂的新社會運動理論與傳統社會運動理論都分別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線索；除了「去中心」特色之外，網際網路「匿名」與「脫空間」的另外兩個特色也至為關鍵。

首先，我們推測：訴求價值與意識型態的社會合法性越低、甚至構成社會禁忌的社會運動，越容易被大眾媒體所汰篩或扭曲報導，也因此越容易被網際網路的「匿名性」的保護作用所吸引，在網路上的再現就越頻繁。舉例而言，網際網路能夠聚集衆多人群快速地在虛擬

空間中交換大量訊息，於此同時又能夠受到匿名性的保護，沒有網下公共空間的「出櫃」壓力，對同志運動的推進就至為重要。同理，環保與原住民運動面對主流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唯成長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的大眾傳媒，就比起消費者運動，更不易保有自己完整的發聲權。反過來說，意識型態上較不具有社會禁忌的運動，就比較不會倚賴網際網路匿名性與快速傳遞的特性來突破大眾媒體扭曲。「大眾媒體邊緣化」(mass media marginalization) 假設，主要回應新社會運動理論對於「社會合法性抗爭」與「邊緣認同」的強調，主張：

越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的社會運動，網路化程度越高。

其次，論者常指出在「網路空間」中資訊可以克服物理的空間障礙密集地流通，它因此提供社會運動團體一個高效率、脫空間(placeless)的動員管道。然而，這樣的論點跟傳統社會運動者對現實空間聚集的強調，可以說南轅北轍。對他們而言，現實空間不僅並非社會運動的障礙，反而是社運抗爭的發展主軸，因為空間本身便是權力建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聚集的社會經驗常內涵著喚醒集體性的契機，運動的重點因此在於如何介入、揭穿與轉化這些權力空間。相反地，脫離場所將意味著宰制、衝突與抗爭經驗的分割與零細化。

舉例來說，工廠制提供一種作為勞動剝削主軸的集體空間經驗，使勞工階級意識得以被喚醒，抗爭能量得以聚集；相反地，將勞動過程切割分散的廠外外包制則阻礙了勞動意識的覺醒。同樣地，社區運動的主軸乃是根植於實體空間聚集的共同生活經驗（例如：環繞著河川、建築、鐵道等的共同記憶，或者道路開闢、工廠開設所影響的共同利益）。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分散架構的虛擬空間，對這些社會運動而言，便較不具吸引力也不具效率。對這些社會運動者而言，勞動現場(shop-floor)或者社區田野(field)的「在地經營」才是踏實有效的作法。「虛擬空間對運動動員的重要性」假設主要是在回應傳統社會運動理論對於實體空間中網絡資源動員與人群聚集效應的強調，主張：

網際網路「虛擬空間」的特性越具有吸引力的社會運動，網路化的程度也越高。

然而這個資源動員面向的假設需要另外一個現實的社會條件的補充修正。到目前為止，接近與使用(access)網際網路最主要的工具仍舊是個人電腦，雖然說個人電腦的價格遞降，但終究並非社會上各個階層都普遍能負擔，而運用電腦上網所需要的基本知識也構成相當的財務與文化資本（所謂：「數位素養」）的門檻，再加上公部門對於通信基礎建設的區域落差，都進一步強化種種社會階層效應，使得資訊社會趨勢下所謂「網民」與「非網民」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不平等日漸受到重視，甚至有了網際網路反將加深既有社會不平等的疑慮。作為運動主體的群眾如果處於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電腦設備的接近性較低，就網際網路作為社會運動內部資源動員工具的功能而言，⁴社運團體運用網際網路的動機自然較弱。⁵「社會經濟地位」的輔助假設主張：

社運的主體如果社會經濟地位偏低，社運的網路化程度也將偏低。

綜合資源動員面向的兩個主輔假設，我們進而具體預測社運網路化程度的高低。舉例來說，社區運動儘管運動主體社經地位不低，然而運動本身的「在地性」與網際網路的「脫空間」並不搭配，所以僅使它的網路化程度高於兩項條件均不具備的勞工運動，社區運動本身

4 我們有必要區分三個相關的概念：「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MO)、「社會運動網絡」(social movement network；SMN)、與「社會運動社群」(social movement community；SMC)。這裡所謂的「內部」指的是先於運動，並且構成運動主體的特定群體的社會組織 (Morris 1984)，，也就是 SMC。譬如說民權運動組織(SMO)其實是搭建在主要由教會網絡所聯繫起來的社運社群(SMC)之上。運動的成功也因此不完全可以歸於社會運動組織或者運動組織對內對外的網絡 (SMN)。

5 這點在勞工運動團體的訪談可以獲得印證，以藍領勞工為對象的勞工陣線，比起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的上班族協會，對於網際網路的評估就遠來得低。

卻未能達到高網路化的程度。而原住民運動處於漢族中心主義的邊緣化下，運動者將受到網路「匿名」與「脫空間」的吸引。雖然運動主體的社經地位低，使它的網路化程度較兩項條件兼具的「異性戀體制」壓迫下的同志運動為低，但原運仍與網路有相當程度的結合。

總之，我們推測，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的發展程度將會受到「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程度」、「虛擬空間對動員的關鍵性」，以及「運動主體的社經地位」三者的交互影響。這裡，我們馬上面臨一個技術問題需要解決。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單位是網站間的超連結，而我們的分析對象則是由這些連結所形成的八張社運網。受限於個案數目的有限（只有八個），我們採取將前述三個自變項的影響化繁為簡先合併到同一個面向的作法，以便允許我們在線性的基礎上檢證不同社會運動「網路化程度」受到這些社會條件綜合影響的相對差異。

表三 社運網路化程度的推估

變數	(A)	(B)	(C)	(D)	(E)	(F)
社運類別	大眾媒體邊緣化程度	虛擬空間的動員重要性	運動主體的社經地位	以(C)來調整(B)*	(A)+(D)	網路化程度(E)理論排序
同志運動	8	8	高	8	16	1
環保運動	6	8	高	8	14	2
婦女運動	5	8	高	8	13	3
教改運動	2	8	高	8	10	5
建國運動	3	8	低	6	9	6
原住民運動	7	8	低	6	13	3
社區運動	1	4	高	4	5	8
勞工運動	4	4	低	2	6	7

* (B)欄當中的數字，根據(C)欄分別拉開間距，而調整 8 為 (8,6) 與 4 為 (4,2)

表三用分解編碼再加權計算的方式來操作化我們對此八個社會運動網路化程度排序的理論預測。在此先要強調的是，關於這些運動基本特性的編碼(coding)必然存在爭議，本文的分析乃是在將這些編碼視為研究給定(given)的外在(exogenous)條件下「存而不論」來進行。但無論如何，我們仍希望底下對表中推估計算的說明將有助於提高本

研究假設預測值的操作透明度與可信度(convincing)。

任何社會運動都必然覺得其理念不能在既有體制內充分伸張，但不同社會運動顛覆社會主流價值、引起社會警戒的程度則各有不同。我們將與異性戀體制、漢族中心、唯經濟成長這三個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主宰價值相對立的社會運動（同志運動、原住民運動、環保運動）歸為高邊緣化群；教改運動與社區運動的目標則較少引起爭議，歸為低邊緣化群；而婦女、勞工、建國運動則居於中間程度。所謂「被大眾媒體邊緣化」可以指涉到被拒絕報導（排斥）、低度報導（忽略）、片面報導（篩選）、扭曲報導（矮化）、或負面報導（醜化）等不同程度與類型。我們綜合考量這些判準再將這些社運作更詳細地區分，以 8 至 1 的高低順序編碼羅列於資料的第一欄。

其次「虛擬空間的動員重要性」一項，我們主要是列舉勞工運動與社區運動，兩者都關注實體空間（包括勞動現場與社區田野）中聚集的社會經驗對於意識覺醒的催化作用，相對之下網際網路「脫空間」的虛擬特性對這兩個運動就比較沒有吸引力。配合前一個變數 8 至 1 的範圍，我們將勞工與社區運動登錄為 4，其餘較不被實體空間聚集所束縛的運動登錄為 8，分別代表原本二分尺度(binary scale)的低與高。

此處編碼需稍加說明。我們的質化研究發現原住民運動因為網際網路技術的選擇本身，弔詭地竟造成了原住民運動走向的翻轉。原住民運動一旦放棄印刷郵件傳送，轉而運用廉價又便捷的電子郵件與網頁來傳遞運動訊息後，固然降低了運動者的經濟負擔，卻相對築高了山地原鄉接近的障礙。換言之，不如勞工運動與社區運動一般，原住民運動確實已經不再是以精耕原鄉的在地現場為重心（林鶴玲、鄭陸霖 2001）。

接著我們帶入影響社運主體「接近」(access)網路的可能性的「社經地位」這個輔助變數，在前述「虛擬空間的動員重要性」底下再做相對位置的細分調整。原本「虛擬空間的動員重要性」較低的一組，以勞工運動較社區運動社經地位低，分別調整兩者為預測值的 2 與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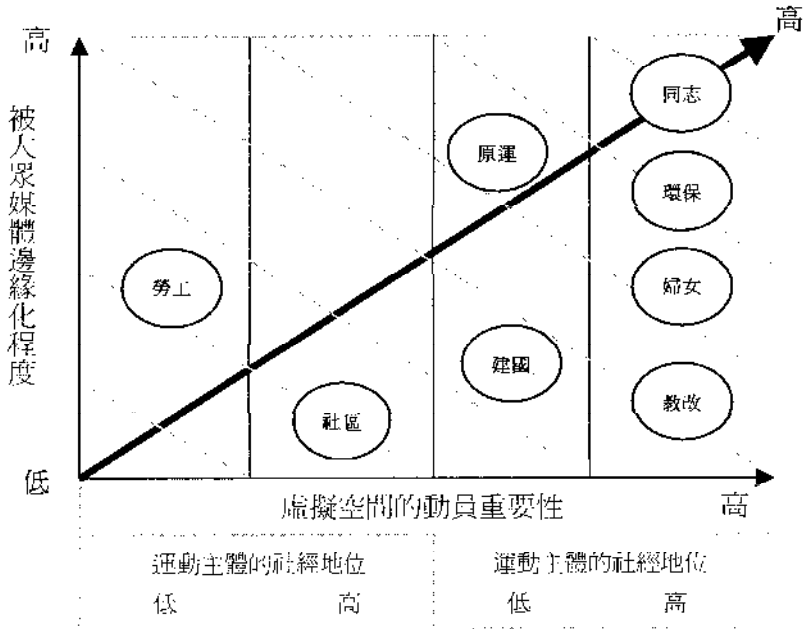
至於「虛擬空間動員的重要性」較高的一組六個社運，則依同樣原則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原住民運動與建國運動調降編碼為 6，其餘其他 4 個運動則仍保留登錄值為 8。最後，我們合計調整過後的編碼值與「大眾媒體邊緣化」的編碼，得到依據我們的三個假設綜合推估出來八個社運「網路化程度」的綜合排序。

前述的操作過程可以用圖一來表示。縱軸表示社會運動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的程度。越被邊緣化的社會運動便越傾向運用網路的匿名性來挑戰社會禁忌或建構其邊緣認同。⁶ 此處社運社會條件與網路技術特性的結合呼應了「新社會運動理論」所強調的認同政治、論述抗爭、與環繞社會合法性的生活方式選擇。

相對而言，橫軸強調傳統社會運動理論所強調的資源動員過程與效率，此處我們合併了兩個主輔變數。社運越倚賴實體空間中聚集的社會經驗來動員，越不會受到網際網路「脫空間」的虛擬特色的吸引。反之，虛擬空間對資源動員越重要者，網路化程度亦越高。但是，透過網際網路動員不僅是主觀評估的可欲性(desirability)的問題，還需要考量社運所處客觀社會條件對網路動員實際效率的影響，這當中社運主體社會經濟地位所代表數位落差的影响尤其重要。

依此，我們得以在線性的基礎上具體地定位八個社會運動受到三個自變數綜合影響後，其理論預測的網路化程度的相對位置。我們具體推論，社會運動的「網路化程度」應當會沿著圖一左下到右上的斜對角粗線，由低至高順序排列。換言之，高社會禁忌、實體空間聚集經驗並非衝突主軸、虛擬空間動員越形重要、運動主體的社經地位相對較高、運動主體網路接近困難較低的同志運動就居於圖一最右上方；而條件相反的勞工運動與社區運動則居於左下方。

6 這無疑地跟社運發展的階段有關。譬如我們可以做一個推測：解嚴之前仍是公眾討論禁忌也被大眾媒體有系統污名化的台獨運動，假設當時已有發達的網際網路，必會充分運用其匿名性來動員。另外，法輪功團體在被中國政府鎮壓與醜化後，便轉而在網路上集結動員，也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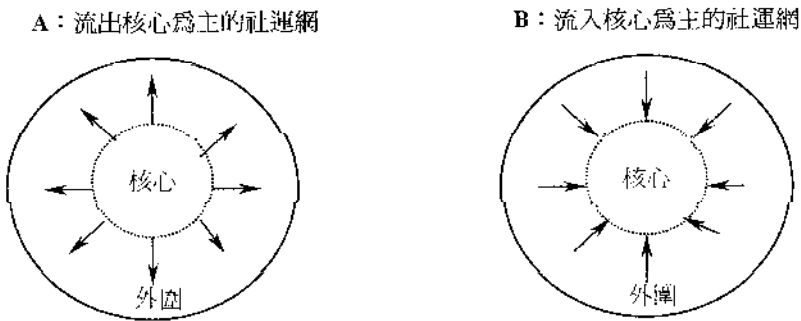
圖一 社運的網路化程度與其影響因素

配合本研究以網站超連結為經驗資料，我們針對社運「網路化程度」發展出兩個操作化定義。首先，網路化程度最直接的測量是就社運網的「規模」(scale)，一個網路化程度較高的社會運動應該會有較多數量的相關運動網站。換言之，我們測量社會運動相關的網站總數，來比較運動網路化的程度。⁷ 社會運動的網路化程度越高，就表

7 我們所採取的是「規模」的直接測量，而非例如考量網路下社運組織數量的相對測量。這裡，我們所碰觸到的並不只是測量技術的問題，而是本文第二節所言資訊社會化對既有理論概念與範型的挑戰。我們觀察，網際網路的普及已逐漸將社運由傳統SMO + SMN的模式挪移到SMN + SMC的模式(參見註4)。換言之，社會運動似乎隨著網際網路調整了社運的「脈絡」，面臨「去組織化」的趨勢；或者，至少網際網路與(傳統理解的)組織間的直接對應越顯模糊。許多運動網站背後其實是無組織的(例如：著名的Anti-Nike Campaign就是由許多網運「個體戶」所推動)，許多組織因其流動的多重認同而有複數的網站，不能因同一組織而被簡單化約。因此，一方面傾向於傳統社運理論者直覺認為無組織的「所謂社運網站」應被剔除，另一方面較同情「新社會運動」理論者(不一定贊同此概念)，則認為網路化已歧出一個嶄新的運動空間與其可能。面對舊概念化武斷地預先排除了新事物，以及新概念化本身的套套邏輯謬誤這兩種風險，恐怕不是理論或現實發展都尚未成熟的「資訊社會」所能回答的。

示它在網際網路上的呈現越豐富，網站的性質越具多元。另外我們也以社運網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來評估一個社會運動在網路世界上發展的蓬勃程度。我們以社運網中「外圍」網站佔該運動總網站數的百分比來測量該社運網的分化程度。

如果網際網路「匿名性」與「脫空間」的特性，提供了不同社會運動在多元民主的傳播架構下快速傳遞大量資訊，進而克服大眾媒體邊緣化或(／與)實體空間障礙的工具。我們接著想追問：這種社運條件與網路特性沿著不同運動任務軸線上的功能結合，是不是會展現於社會運動網內部資訊流通的結構差異？如何區辨社運網間的結構差異？如何解釋這些結構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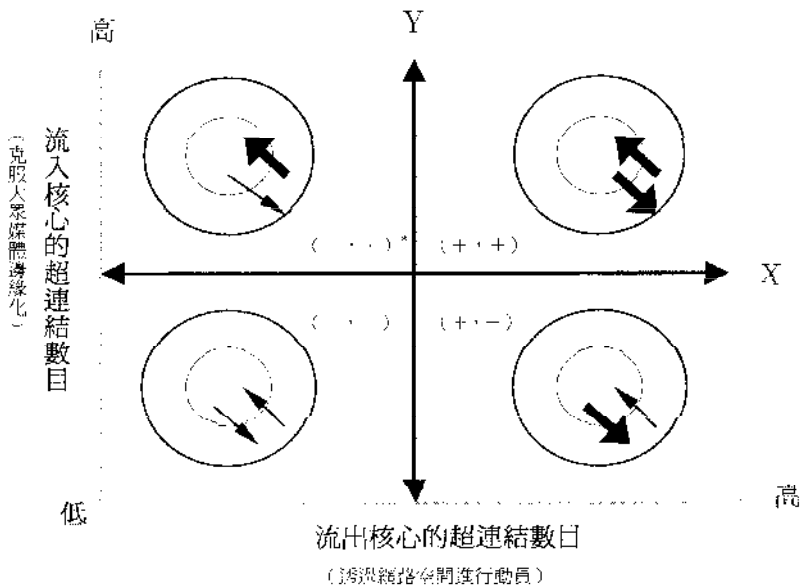


圖二 社運網超連結結構的兩個典型

規模或分化程度一致的社運網，其內部超連結所聯繫起來的資訊流動結構未必相同。試以圖二的兩個社運網來比較說明，圖中 A 與 B 這兩張社運網同樣由一個核心網站與八個外圍網站所構成，因此規模與分化程度都相同，甚至於也都同樣有八條超連結。不過社運網 A 是以流出核心的超連結所構成，由核心網站將到達該網站的觀看者推薦引導到其他相關的外圍網站，屬於「灑水器型」(sprinkler)的資源流動結構。而社運網 B 則是以流入核心的超連結所構成，從由八個外圍網站將到達這些個別網站的觀看者導入到核心網站，屬於「水槽型」

(sink) 的資源流動結構。

我們推論社運網內部「流入」、「流出」超連結乃是分別對應到網際網路之於社運的兩個不同功能。由外圍而核心的流入，主要功能在克服大眾媒體邊緣化；由核心向外圍的流出，主要功能在強化資源動員。當然，這兩種網路資源的流動結構並不互斥，因此我們可以以圖一為本，進一步依照「流出」(X 軸)與「流入」(Y 軸)劃分為四個向限(如圖三所示)。



圖三 社運網超連結結構的類型比較

* (X, Y) = (流出, 流入), 其中“-”表示超連結數目少, “+”表示超連結數目多。

先看縱軸，一個運動如果被高度邊緣化、甚至觸及社會禁忌，則傾向運用網際網路這個大眾媒體外的替代傳播(alternative)來散播理念、凝聚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外圍網站因為支持社運的理念，但卻較不具體制對抗色彩（沒有集體行動的號召），內容以資訊支援為主也較不具敏感性，比較容易吸引到對社運友善的潛在人群。這些網站提供超連結便可以將外圍網站的人潮（眼潮）推介轉移到更直接表達

反體制理念的核心運動網站。簡言之，由外圍流入核心的超連結藉著幫助社運核心網站建立其「外延自我」，擴大它被更多傾向於支持運動理念的人接觸到的機會。這類超連結在網路空間中所扮演的是引渡(bridging)與緩衝(buffering)的角色，發揮克服邊緣化障礙、擴大支持群的積極角色。「流入超連結假設」因此預測：

社會運動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的程度與社運網中「流入」
(由外圍到核心)的超連結數量成正相關。

再看資源動員的橫軸，由社運核心網站指向到外圍網站的社運網，將眾多相關的支援性網站「嵌入」到核心網站的網頁文本，提供進入到核心網站的觀看者更豐富完整並且與運動理念接近的資訊與服務，增強核心網站的吸引力與資源動員的功能。這些外圍網站本身不見得認知到被超連結，更重要的是，接近那些網站的觀看者也不會被這些超連結所引入到核心網站（方向相反）。總之，由核心網站引向外圍網站的「流出」超連結，在社運網中主要發揮的是較被動的鞏固(consolidating)與強化(enhancing)作用。⁸「流出超連接假設」推測：

虛擬空間動員的重要性越高的社運，「流出」（由核心
到外圍）超連結數越高。

不同於「規模」與「分化」是網路化程度量的測量，社運網的超連結結構使得我們得以分析社運在網際網路上展現的質性特徵。譬如，除了圖一所預測斜對角線的線性變化外，我們可以預測圖三右下

8 以豐富超連結來加強觀者的駐留與再訪，這是網站自身設計上可以控制的(intended)範圍。但是，一個網站吸引注目的實力，終究還是要看它被多少網站所推薦連結，能夠外延(extend)自己的再現多遠而定。但這並非網站自己所能控制、甚至也不是自身可以意識得到的。就像學術出版一樣，引文(citation)建立了作者的文章跟其他文獻的關連，豐富它的內涵；但最終一篇學術文章的份量以及影響力並不在引用多少文章，而是要看「被引用」的頻率。這是此處所謂「被動」(passive)的意思。

向限的社會運動應當是以「流出高，流入低」為主的社運網超連結結構。

五、資料蒐集方法與程序

本研究自 1998 年 7 月開始進行，我們運用包括文獻整理、事件記錄、個案訪談、問卷調查、網路觀察等多重方法，蒐集各種與社運網路經驗相關的資料，針對社運團體、動員行動、網路聯繫、衝突事件等等主題，進行為期兩年廣泛的資料蒐集。首先經由密集的監視與記錄，建立台灣目前主要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動員事件的資料檔案。然後配合針對社運運用網際網路的先驅者的訪談，瞭解具體動員過程與社運團體運用網際網路技術時所面對的障礙，配合研究文獻的閱讀與分析，整理出貼近現階段文獻累積與台灣現實的核心概念、分析架構與理論假設。進一步在這些基礎上，以社運網站的超連結資料來分析「社運網」的資訊流通結構，由網路內部來一方面檢驗網路下社會條件對網路上再現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分析網際網路本身的特殊技術社會過程。底下分別針對與網站超連結相關的方法程序，說明 1· 社會運動的選擇；2· 運動網站的搜尋方法與判斷準則；3· 網站連結的分析方法。⁹

社會運動的選擇

在研究之初，我們首先就設定了整個研究計畫的目標不在特定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而是在台灣向「資訊社會化」發展的初期，針對社運的網路經驗做一番鳥瞰式的總體掌握，在文獻整理的累積基礎上推進一些總體性的紀錄與觀察，發展一些相關的假設並進行初步的經驗檢證。依照這個大方向，我們瞭解到社運的選擇必須要容許一定的變異(variation)，以允許我們在質化研究中發展分析歸納(analytic induc-

9 至於本研究選擇以「網頁」作為資料蒐集對象的理由，請參見第三節中的討論。

tion)，在量化研究中操作檢證。

本研究根據過去社會運動相關研究所記錄出現在台灣的十多類社會運動（蕭新煌 1989；張茂桂 1994），扣除部分因特殊歷史脈絡而銷聲匿跡的運動（例如老兵返鄉運動），另加上晚近興起的同志、社區營造等運動，就構成本研究對象的初步抽樣清單。然後，我們大略依據社運主體的「一般/特定」（全社會性的，例如獨立建國運動；屬於特定群體的，例如原住民運動）以及社運目標的「利益分配/價值重估」（屬於利益分配的，例如勞工運動；屬於價值重估的，例如同志運動）選擇了八個社會運動作為觀察對象。我們瞭解到以跨社會運動比較為研究架構的設計，必然犧牲了個案的深度，但是卻有助於在台灣社會資訊化初期提供足夠的經驗變異及總體性的觀察，以發展較具整體觀的論點與假設。

社運網站的搜尋與判斷（1999.7- 2000.1）

底下說明本研究聯網資料的蒐集步驟。本研究的前半段，質化研究部分已經累積了相當的觀察與假設，我們自 1999 年 7 月開始進行網站連結的量化檢證，針對每個社會運動，採取三個步驟進行資料蒐集工作，簡要分述如下：

首先，台大與中研院兩組研究群分別負責四個社會運動，藉著「蕃薯藤」搜尋引擎，分別就八類社會運動的關鍵字進行搜尋，例如，勞工運動以「工運」、「勞工」、「工會」；同志運動則以「同性戀」、「同志」等為搜尋關鍵字。經過這個步驟，我們在搜尋引擎上整理得到一份初步的社運相關網站名單。

接著第二個步驟，我們就這份初步名單開始逐一檢視網頁內容，也紀錄各個網站所提供連接到其他網站的超連結，我們稱這個步驟所蒐集到的為「第一層超連結」。具體的執程序是：由搜尋引擎所顯示的搜尋結果清單中，直接超連結到該網站，並對該網站的屬性作判別，倘若該網站內容明顯不屬於社會運動性質，則將之在名單上刪除；倘若不能確定，則先予以保留，待兩組研究群共同討論時進行確

認，並由這些實作的討論中匯整出社會運動網站的辨識原則。

舉例來說，我們透過蕃薯藤的搜尋得到 55 個與同性戀相關的網站，其中經過第一層超連結的檢視後，僅保留了 8 個，原因是同性戀網站中交友與休閒資訊佔了多數，這些網站完全看不出針對異性戀體制的抵抗與理念的宣揚，更不用談及集體行動的呼籲。經過這個步驟後，我們得到社運網站的初步名單，但這個名單仍相當不齊全，所以我們必須進行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我們稱之為「第二層超連結」，執行方法是依據前一步驟所過濾後留下的社運網站名單進行網路連結，進入該網站後，再點取該網站所建立的網站向外超連結。如此，我們搜尋到在原本名單之外新增的網站，然後如同步驟二對這些網站的社運屬性進行判別，如果符合則將之填入該類社運網站的名單之中，若不符合，則回到先前的來源網站，再選取其他超連結路徑繼續進行，直到初步名單中網站的所有超連結都被一一檢視並登錄完畢。

例如，經過步驟二我們將會得到某類社會運動的初步總網站名單，假設包括 A、B、C、D 四個網站。第三步驟開始我們先連到 A，得到網站 A 所列連到其他網站的超連結路徑：W、X、Y、Z，接著我們點取 W 到該網站，判別 W 是否符合該類社運網站的標準，如果符合，則將其名單登錄到先前的總名單中，不符合則不需做任何動作，然後回到網站 A 再繼續進行對 X 的超連結，然後回到 A，再對 Y……，如此重複至網站 A 的超連結一一被檢視完畢。接著分別對 B、C、D 重複之前對 A 的工作。經過此一繁複的來回檢索後，我們得到了與該社會運動相關的總網站名單。

考慮到研究經費、人力、時間的效率運用，本研究的網站名單搜尋進行到第二層超連結為止。就實際執行情形，我們發現當再繼續超連結下去時所得到符合社運屬性的超連結網站，與原先已有的總名單其實具有高度的重複性。

社運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當我們完成前述步驟得到總名單，事實上我們也同時得到了兩類資訊，一種是關於每個網站的基本資料，例如網址、網主的 e-mail、上網人數、網頁更新日期、以及關於該網站內容的質性資料等；另外一種則是關於同類社運中每個網站與其他網站超連結與否的 $N \times N$ 矩陣表。第一種是網站的「屬性」(attribute)資料，提供我們個別網站性質的分類基礎，網主 email 則提供我們蒐集進一步資料的管道。後一種是網站的「關連性」(relational)資料，提供了我們檢視社運網站在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相互聯繫情況的經驗基礎，以此我們可以進一步運用社會網絡分析軟體來進行細部分析。

不過當研究小組蒐集超連結資料告一段落，正要進行網絡分析時，考慮到幾個因素將造成結果的偏誤，決定再進行一次資料複檢的工作。前述聯網資料的進行相當的費時而繁瑣，時間長達半年遠超過當初的設想，在這段期間內，不但增加了相當數量的新社運網站，並不在我們陸續登錄的總名單，包括實際的連結也有可能產生變化。同時，每個網站的相關資訊也可能因時間拉長而有差異。另外，在對各個網站進行歸類的原則，也必須在兩個研究群之間取得分類登錄上的一致性。總之，爲了克服各類社運網站的資料蒐集在空間上分隔進行，在時間上時點的不一致，所可能導致的分析偏誤，研究小組決定於 2000 年元月下旬再做最後一次的總校正。

這次我們使用台灣兩大網站搜尋引擎：蕃薯藤與奇摩，分別就每類社運的關鍵字進行搜尋，然後就搜尋所得的初步名單進行核對。核對的方式有二：首先就原來名單內所沒有登錄的新網站一一進行連結與屬性判別，並將結果登錄到總名單之中。同時，我們也決定將各網站依據內容屬性分成：運動動員、社群聚集、服務提供、資訊提供等四大類。跨越數個社會運動的綜合網站則另外獨立歸納爲「整合型」社運網站，不納入研究樣本。由此，我們得到 2000 年元月中旬一個單一時點的八類社運將近 300 個網站的總清單，然後整個研究小組再就名單中社運理念與動員並不明顯的網站進行檢視與判別，進行較爲

嚴格的剔除，最後得到社運網站的確認名單共 156 個。

網頁的超連結具有方向性，A 提供超連結到 W，並不表示從網站 W 也可以超連結到 A。我們依照網絡分析的傳統，提供超連結者標示為 1，沒有提供超連結標示為 0，將此 156 個網站做成 156 X 156（加上含有各網站相關屬性欄目）的矩陣空白表，然後將之拆成部分重疊（以便測誤）的數份清單，僱請六名工讀生集中於一天（2000 年 1 月 28 日），統一在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的電腦室，單純就網頁的超連結與否與相關屬性，進行資料登錄，並由研究小組在旁支援與核對。如有表中網站因為伺服器故障維修等原因無法聯網者，再由助理於兩週內補登。至此完成台灣社運網站總共 401 條超連結的資料檔。

本研究的資料以 EXCEL 軟體建檔並作初步計算，並配合網路分析軟體 UCINET（以及網絡繪圖軟體 Krack Plot）進行分析。前者提供各類網站的簡單加總統計，後者在本研究中則使用了「內向間距」(in-degree)、「外向間距」(out-degree) 以及「平均距離」(average distance)等指標。另外在二者皆未提供的變數上，則以人工進行計算，這包括：各類運動的集中度、以及理論推估值與實際結果差距的衡量指標等。¹⁰

六、超連結資料的分析與假設檢證

網際網路一般咸認是個民主性較高的媒體，有助於減少社會運動對於保守傾向大眾媒體的依賴。然它多元、去中心、雙向、傳遞大量訊息的傳播特性往往在現實世界中，卻也意味著傳播效率的低落。這

10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曾嘗試使用由中研院社會所與資訊所合作開發中的「資訊網為基底的社會網絡分析」軟體(Web-based System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SSNA)。該軟體主要以「強聯繫的成分群」(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s; SCC)的概念作為標準，將大數量單位間複雜的連結資料合併成較大的叢聚(cliques)。在簡化連結結構的同時，並能夠經由叢聚間的層級(rank)顯示出資訊流動的總體走向。最後並藉由一套圖示系統將這些一般網絡分析軟體所不能處理的分析加以視覺化(visualize)。然而，由於無法調整 SCC 的定義值（聯繫間距固定為無限大），致使原先欲以此結果和八個運動作對照，以顯示「名義分類」與「實際連結分類」間落差的原初構想未能實現。不過，這個軟體未來的修正版仍值得有興趣的研究者關注與期待。

其實才是社會運動團體明知大眾媒體傾向於支持建制的保守性，但在資源有限下仍舊依賴大眾傳播媒體的弔詭所在；這也是許多人認為民主體制發展的難題，以及它在經濟或軍事困難的狀況下會被大眾拋棄的原因之一。技術樂觀者強調網際網路具有民主性，又同時有一定的效率，這項觀點如果屬實，則確實對於社會運動具有嶄新的意義。

我們以本文蒐集的資料為基礎，運用兩個指標來作初步的 (primitive) 檢驗。首先就「集中度」而言，我們以前三大網站佔該社會運動網中總「被連結數」的百分比，計算每個社運網的資源集中度。這和我們使用前十大企業佔某市場總產出的比重來測量市場集中度，或者使用所得最高的前 10 % 人口佔國民總生產額的比重來測量社會分配不平均度是一樣的。

就「溝通的無效率」而言，我們測量的是該社運網中每兩個網站間最短距離（由 A 點最快連接到 B 點的超連結次數）的總平均值。結果如表四所示，就這八個運動而言，這兩個變數間的相關係數為 0.89，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換言之，社運網的集中度越高，溝通效率反而越低。雖然網頁間的超連結只是諸多網際網路溝通形式的一種，但是它確實肯定了樂觀論者對於網際網路技術的基本看法，最起碼證明了網際網路的分散架構不見得會降低效率。因此，網際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確實是個具有正面潛能的資訊技術與傳播架構。

表四 社運網的集中度與溝通無效率

	集中度*	無效率**
社區運動	100 %	1.20
教改運動	70 %	1.08
勞工運動	52 %	0.86
建國運動	46 %	1.00
婦女運動	35 %	0.86
原住民運動	34 %	0.72
同志運動	29 %	0.62
環保運動	28 %	0.80

$r = 0.89$

*集中度 = 每一運動 in degree 前三大網站加總 / 該社運網內 in degree 總數

**無效率 = 網站間的平均最短距離

條之多的超連結指向婦運，這項結果符合我們關於這兩個運動在「性別政治」上具有親近性的推測。另一個比較親近的叢聚(cluster)是由環保運動、建國運動、與社區運動等三個社運網所組成，這也符合我們關於「土地認同」親近性的推測。除了以 15 條對外聯繫居冠的同志運動，接著最高的 7、6、5 條跨社運網聯繫都是在這個叢聚之內。「性別政治」的叢聚基本上是由同志運動靠向婦女運動的單向傾斜所構成；然而這個「土地認同」叢聚卻是雙向的，不過建國運動與社區運動間存在一個結構洞，兩者並沒有很強的直接關係，而是以環保運動作為一個中介，左右分別跟建國運動與社區運動雙向連結所構成的。

另外，原住民社運網所呈現的是一種內外落差。原住民社運網的內部連結數量眾多（29 個網站，60 條超連結），這跟構成原住民運動的主體群眾在現實社會空間中的離散與網路接近的層層障礙形成強烈的對比。不過原住民社運網雖然內部呈現眾多的超連結（網站數與同志運動同居第一位），但對外卻也是受到其他社運網支持最少的一個，這顯示出它在網路上陷入的另一種孤立。對比之下，建國運動雖然最積極於跟其他社運網取得聯繫，這多少反映出它統合各種社會位置差異的國家改造訴求，但是卻唯獨排除了「原住民運動」與「同志運動」，這或許透露了建國運動本身的漢族中心與在性別政治上的保守性格。

接著我們感興趣的是，到底這些跨越社運網的超連結主要是由什麼樣的網站發起連結，又主要連結到什麼樣的網站？我們的假設推測，跨越社運網間的超連接應該是以「核心對核心」的形式最為繁複，以「外圍對外圍」的形式最為稀少。表五交叉計算所有的跨社運網超連結，「核心指向核心」的超連結有 33 個之多，「外圍指向外圍」相較之下僅有 8 個，是最少的一種組合。這樣的結果支持了我們關於「社運核心結盟」的假設。

表五 跨越社運網的超連結的分類統計

出發點	接收端		
	核心	核心	外圍
核心		33	12
外圍		17	8

我們接著將分析的焦點轉移到社會運動網的內部，來考察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相結合之後，如何在不同社會運動間產生差異的影響效果。

首先，表六資料的第二欄（A），由網路化程度最高的同志運動，一直到網路化程度最低的社區運動，按照我們在表三中關於八個社會運動網路化程度的推估順序。接著表六的第三欄羅列各個運動的實際網站數，比較社會運動的網站數目依規模排序於第四欄（B）。使用 Spearman R 計算 A 與 B 兩個順序變數的相關，得到具顯著水準的 0.70 正相關。研究發現支持我們的理論推測。

表六 社運網路化（規模與分化）程度的假設檢驗

	A		B		C	
	網路化程度 理論排序	網站總數	實際規模 排序	外圍網站 總數	實際分化 程度(%)	實際分化 程度排序
同志運動	1	29	1	20	69	1
環保運動	2	26	4	6	23	5
婦女運動	3	28	3	17	61	2
原住民運動	3	29	1	15	52	3
教改運動	5	10	8	1	10	7
建國運動	6	11	6	2	18	6
勞工運動	7	12	5	4	33	4
社區運動	8	11	6	0	0	8

$$r_s = 1 - \frac{6 \sum d^2}{N(N-1)}, r_{AB} = 0.70, r_{AC} = 0.73$$

表六的第五欄是各個社運網的外圍網站總數。我們計算外圍網站佔該社運網總網站數目（第三欄）的比重，從社運網分化的程度來評估社會運動的網路化。八個社會運動網的實際分化程度的排序羅列於第七欄（C），我們同樣以 Spearman R 估算其與網路化程度理論預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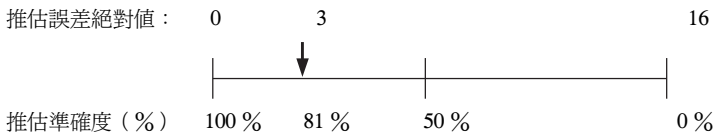
的相關，得到具顯著水準的相關係數 0.73，我們的假設預測受到資料的支持。

表七我們檢驗流入、流出的社運網資源流動結構。第二欄是我們綜合圖一與圖三，對於個別社會運動網內部流出核心、流入核心超連結的數目在八個社會運動中相對位置的理論預測值，其中+代表該社運的該數值偏高，一則代表偏低。第三欄是由該社運網由核心網站指向外圍網站的超連結數目，第四欄則是由該社運網的外圍網站指向核心網站的連結數目。觀察這些數值，我們發覺同志運動因為高度網路化，比起其他社運不管是流出或流入都顯著偏高；超連結數目比起在這兩個項目上位次高的社運，將近或甚至超出一倍以上。所以我們放棄以平均數作為判定的標準。單純以目測判斷，我們便可以很清楚的比較觀察到，這兩個變數分別都有四個運動明顯居於較低度發展，四個運動有較高的發展，分別依循第二欄的標記方式將各個社運網流出、流入的實際結構以+與一登錄於最後一欄。

表七 社運網結構的理論預測與經驗檢證

	(流出, 流入) 理論預測值	流出超連結 數目	流入超連結 數目	(流出, 流入) 實際經驗值*
婦女運動	+ -	14	14	+(+)
同志運動	+ +	25	33	+ +
原住民運動	+ +	5	15	+ +
教改運動	+ -	0	1	(-)-
勞工運動	- -	0	5	- -
環保運動	+ +	7	15	+ +
建國運動	+ -	1	0	(-)-
社區運動	- -	0	0	- -

* () 為與理論預測值不符的經驗值



比較第二欄理論預測值與第五欄實際經驗值，將兩者不符合者，另加刮號以方便比較，發現誤差值在 3。如果與我們的理論預期完全

相反則誤差值應該為 16（八個運動、兩個項目），如果完全相同則誤差值當然為 0。實際結果為 3，偏離我們的預測僅 19%；換言之，推估準確度為 81%。支持我們對於社運網結構反映社會運動運用網際網路以克服邊緣化與進行虛擬空間的網路動員的理論推測。

綜合前面三個假設檢驗的結果，不管是由社運網的「規模」、「分化」或「超連結結構」，都支持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網路化乃受到「被大眾媒體邊緣化程度」、「虛擬空間的動員重要性」、「社運主體的社經地位」這三個社運所處社會條件影響的假設。尤其是「流出與流入的超連結結構」更是反映了社運網路化在「邊緣認同建構與合法性抗爭」（新社會運動論所強調）以及「機會與資源的有效動員」（傳統社會運動論所強調）這兩個面向上的質性差異。

七、結論

本文研究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的展現，我們就八個社運類型蒐集了相關的網站，根據網站之間連結的資料，分析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的聯繫情況，以及這些運動間的差異。藉助質性訪談資料的整理，作者發現網際網路去中心（互動性與民主）、匿名、與脫空間的多重特性，對於社會運動同時具有作為資源動員的工具、建構邊緣認同的空間、以及自主控制的另類傳媒的多元潛能。然而，儘管關於資訊技術與網際網路在教育、傳播、商業等社會領域的影響已經累積眾多的討論，我們發覺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中的相關文獻仍處於低度發展。

在檢討了造成這種「雙向忽略」的可能原因後，我們由「傳統社運理論」與「新社會運動理論」中抽離出一些網際網路作為運動工具所可能跟社運過程相連結的相關概念，這包括了：資源動員、階級障礙、接觸聚集、合法性對抗、邊緣認同與多元社群的建構等。然後在緊繫著網際網路技術特性下，配合研究者針對社運團體網路經驗的質化研究所獲得的啟發，發展出一系列的理論假設及其概念的操作化以

便進行經驗檢證。

本研究指出，網際網路基於它匿名性、去中心、快速傳遞訊息等的技術特色，確實能提供社會運動過去在網下的現實世界中所未有的潛在助力。甚至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可以預見到社會運動在一個空間無遠弗屆、「不集中但卻仍保效率」的傳播架構下，重拾過去受制於大眾傳媒的自主發聲權的可能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網際網路是個全然擺脫社會條件束縛的空間。相反地，本文由傳統社會學主義的（sociologistic）立場出發，主張社會運動於網際網路上的呈現仍舊深刻地反映社會運動的社會屬性，並且受到運動所處社會歷史脈絡的影響。社運網在網路空間中叢聚與分隔的分佈狀態反映了社會運動在網下的親近性與社會區隔（social exclusion）。而社運網間經由「核心—核心」的聯繫則仍舊顯示出網下社會資源垂直運作的原則（Lin 2001）。

這樣的觀點並不在否定網際網路的技術創新與解放潛能，而是強調其影響乃運動本身的社會屬性與網際網路的技術特性交互作用的結果，因而也必然具有一定的「選擇性」（selective）。我們具體推論：社運動員的現實空間聚集性（反之，網路動員的重要性），配合社運主體的社經地位高低、以及運動訴求被大眾傳媒邊緣化的程度這三個社會條件，經由與網路技術不同面向的特性相結合，才塑造了社會運動於網際網路上呈顯的程度與方向（具體言之，規模、分化與資訊流通的結構）。本文以網站間的超連結為資料，對這些假設進行經驗檢證，基本上證實了我們的理論推測。

對技術潛能保持開放的社會學傳統觀點，使得我們得以在現實經驗考察的基礎上，超越技術決定論與社會決定論的二分陷阱，提醒我們將經驗研究的心力置於辨識社運運用網際網路的過程中，沿著種種社會變數而開展樂觀/悲觀的線索。網路空間中社運靈活的交流結盟與超文本的論述編織，毫無疑問正顯示出網際網路為社會運動開啓新頁的契機；不過弔詭的是，原住民運動與同志運動雖在網路上蓬勃發展，但同時也再現了網路下主流建制價值對它們的排擠。譬如原住民運動，雖然享受到「網路內」的溝通效率，但是卻仍舊面對社運網間

連結的孤立，以及弔詭地在「上網後」由於現實網路資源的區域與階級數位落差，而更深化了與面臨解體危機的原鄉的脫節。原住民運動與同志運動所顯示的並非特例，我們在建國運動靈活蔓延的網路空間展現上也看到了相似的弔詭——它在最自由的地方，所揭露的最拘謹保守的立場。

社會運動在網路空間中所展現的因此不是一致定向的趨勢，而是契機與陷阱、整合與區隔、優勢與劣勢、自由與自陷同時俱存的弔詭。從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來檢討所謂「資訊社會化」的進程，我們或可以用這樣的觀察作為總結：網上的問題終究要在網下解決，自由的媒體在不自由的社會中不可能自求解放。網際網路對於社會運動可以是捎來福音的天使，也可以是誘惑自溺的魔鬼，最終端視社會運動能否克服橫亙在它們之間、沿著各種社會分裂發展出來盤根錯節的數位落差，進而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資訊社會」集體發聲、預言未來而定。但，鑲嵌在種種階層、區域、性別、族群社會條件中各自擁抱網路科技美夢的社會運動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挑戰了嗎？我們又可以忍受那些遠離網際網路的社會運動在這個守護未來的關鍵行動中缺席多久？這樣的提問如果可以成立，那麼或許社會學主義的傳統觀點在號稱「後現代」已然來臨的時代仍具有值得期待的新意吧？

本文是在許許多多限制下謹慎推進經驗研究的產物。因此，對這些種種限制做些自省的澄清有其必要。本文對量化研究者而言，顯然樣本過小，沒有辦法控制變數，沒有辦法估計解釋量，加上過於粗糙的立意抽樣與變數測量，很難符合標準規格；對質化研究者而言，個案的描述深度不足，觸及的經驗面向狹窄，意義詮釋又缺乏機巧，無法顯示社運網路經驗的內部豐富性與複雜過程，難獲正面肯定；就理論文章而言，本文分析辯證不夠精細、理論意涵拓深不足、因果討論過於機械，也絕難被接受。

承認這些注定的缺陷與限制之餘，在本文的結尾處重述一遍我們原始的研究信念或許有其必要。我們認為突破「雙向忽略」的研究策略，應該要能夠同時兼顧到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都具有多元變異的面

貌，兼顧到新/舊社會運動理論所各自側重的運動重心，兼顧質化紮根
的理論推演與量化資料的操作檢證，兼顧到網際網路的內在潛能與社
會條件的外在制約。本文的研究設計希望能依循這些研究方向，整合
前述這些不同層次的分歧取向，在理論、量化、質化研究的中間地
帶，做出一些具體的研究貢獻。

誌謝：作者感謝日本寫作期間中央大學園田茂人教授、東京外語大小笠原欣幸教
授的指正，本刊編委會、兩位評審以及林南教授所熱心提供的寶貴批評與修正建
議，以及林惠文在論文最後修改期間細心的圖表計算與製作。

參考文獻

-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運的網路經驗——一個探索性的研究。台灣社會學刊 25:111-156。
- 黃厚銘(2000)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28:119-154。
- 張茂桂(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33-66。
- 蕭新煌(1989)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圓神出版社。
- Burt, Ronald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 1.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2: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1998) *End of Millennium*, Mass: Blackwell.
- Cohen, J.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 *Social Research* 52: 661-716.
- Dyrkton, Joerge (1996) Cool Runnings: The Contradictions of Cybereality in Jamaica. Pp. 49-57 in *Culture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edited by R. Shiel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Klandermans, Bert (1991)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American Approach Revisited. Pp. 17-44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 Ruch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Laclau, E. and C.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ucci, Alberto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ldon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s*. New York: Free Pres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9)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lant, Sadie (1996) On the Matrix: Cyberfeminist Simulations. Pp. 170-183 in *Culture*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edited by R. Shiel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hade, Leslie Regan (1996) Is There Free Speech on the Net? Censorship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p. 11-32 in *Culture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edited by R. Shiel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 Addison-Wesley.

Touraine, A.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bster, F.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